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四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02/1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四〇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三)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堂刻本

.....一

廿二史紀事提要八卷

〔清〕吳綏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五一三

明書一百七十一卷(三)

〔清〕傅維鱗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四年本誠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書一百

七十一卷》提要

明書第一百三十二卷

史官傅維鱗集

列傳四 名臣傳十七

陳其學傳

陳其學少聰慧博文強記嘉靖甲辰進士授行人沈靜自守丁未選御史彈緹帥陸炳擅作威縱諸校乘傳驛自立錢法禁切民間至于罷市又使私人徐某結京山侯崔元擅鹽利有詔下徐某獄責炳元各對狀事雖得釋而權奸凜然敬憚之戊申按兩淮鹽法增通泰之堰清過淮之稅減餘鹽價值効總兵及內臣容盜侵擾疏呂梁洪夫額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濫及河漕大臣遷轉之非詔皆允之庚戌陞陝西僉事轉榆林叅議五載悉心兵防邊境以安備兵肅州時哈密諸發爲亂出嘉峪關三百里直抵墩煌防其猖獗久之陞本省叅政守花馬池陞山西按察使晉僉都撫大同西俺答兀慎入犯左衛督將軍劉漢等破走之癸亥進副都撫山西適大□入中部洛川等處率叅將孟鸞戰捷先是韓藩歲祿已六萬而宗室日繁漸增至十二萬歲額不及其半積逋且六十萬至是奉國將軍融濡等百四十人至會城大譟撤藩司借帑金四萬七千分給之又疏請留贓罰贖鈔年例課稅諸銀以賑其急并列其狀得旨悉如議廢融

燭為庶人燭不受詔逐逮者且執平涼知府和天叙殿之百姓恒擾就言諸王子及徐載定正法尋以本官總南京糧儲請本折兼收民尤稱便陞戶部侍郎改兵部左總陝西軍務考績陞右都總督如故敵大舉犯花馬池禦之斬獲頗多會別部有所亡失歸待勘事白即以原官總宣大逆人丘福等入犯弘賜堡趙總兵迎戰敗之斬首一百七十八召理戎政復陞南刑部尚書尋致仕久在邊習敵情偽戰守相資多所斬獲歸家鄉大忠祠以祀忠節為風屬市田以周學校屢薦加賜存問萬曆甲戌卒年八十餘諡恭靖子琛官生知府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史官曰

劉自強傳

劉自強字體乾浙人中嘉靖甲辰進士授廣平推官陞吏部主事歷員外郎許嚴世蕃已遷太僕少卿猶出為陝西叅議晉山西副使營卒王慶乘夜為變城中大駭知慶有變妾選勇士伏旁舍待詰旦慶來携孥輒斬其首以殉餘黨瓦解遷陝西叅政進按察使大旱一城亡所得水相廩舍旁鑿之泉源涌出居人神之名劉公泉進湖廣右布政轉左歲稔賑饑全活甚眾四十三年甲子遷應天府尹一尚書以事囑怒擊其隸人釋之尋進右副都御史撫四川寇黃中負險驚會湖湘兵討之時妖人蔡伯貫乘間煽聚敵掠自強曰黃中穴鼠耳封而守之可立斃伯貫出押虎也可惡擊勿失輒移師攻伯貫一鼓殲之還兵向中所據牛欄坪險絕斬木為雲梯陽攻之而微察山旁側有少婢督甲士夜銜枚上鉦鼓并作呼聲震巖谷賊悉降捷聞賜金綺拜戶部侍郎總督倉場隆慶二年戊辰轉右都掌南院進南戶部尚書再敗南兵部叅留務與午人為刑部尚書奉詔疏薦侍郎趙貞吉布政使曹金荊州知府趙賢鄭中呂霍孫應元後皆為名卿萬曆初累疏乞歸許之自強內行甚備請均田議增城蠲重役定水禍為德於鄉甚多萬曆十年卒年七十五賜祭塋子懋武以廕為徵江知府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十二

夏言傳

夏言字公謹號桂洲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筆札少奕奕有儒聲舉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奉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侵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官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疏請杜內臣傳乞赦知府郭九臯等緦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邢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諤誘爲人所傳誦內艱服除守故官尋轉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據青羊山爲亂朝廷太發諸鎮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而爲利者言發其事

明書

卷一百三十一

三

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時兵部廷擢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敵憲有難色言効罷之而上實心聽言會吏科都缺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上方幸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既親耕籍田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上大悅報旨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太祖初卽位爲國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亨羣臣蓋頗用漢唐故事上與孚敬密議不以爲善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國丘以

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高皇帝初卽位謬
爲據而謂漢唐以爲不足法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群臣議
有謂以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
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
稱者上乃召言見便毀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風厲
群臣而卒莫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切責言指
以爲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罪上怒甚械韜
下臺獄上不欲太宗與太祖並配天與乎敬議以太祖配
天而太宗祀大享殿如古明堂以配上帝乎敬意難之下
群臣議亦莫之應而言復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又益大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悅以祀典成特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
筵日講賜金飾花犀帶視尚書言常薦左僉都御史李如
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缺廷推言與論
德彭澤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已地
言亦辭上乃勉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乎敬力復超爲太
常卿言恨乎敬不已薦而右彭澤卿之且覘上意雅不欲
大臣太專乃露章論乎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
彭澤奸邪不當驟遷上雖爲兩解而乎敬與澤亦遂惡言
矣上以四時祀太廟奉太祖爲始祖居中而太宗下皆東
西相鄉至大裕則以太祖之四世祖德祖居中而懿熙仁

三世皆合而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禮
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禘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德祖
既爲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
位而加隆稱焉仍以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朱氏爲顯
項裔宜禘顯項輔臣乎敬會群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
者失之無尊顯項者失之遠宜仍禘德祖便言復上書諍
之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上故已才言
至進講愈目屬之既顯與乎敬異乎敬恨乃因行人司正
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語見乎敬傳言出獄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學士如故掌院事未幾晉禮部尚
書與李時並召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朝臣多與乎敬仇
謂言能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上知又折節下士時有御
史喻希禮上疏謂祈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仁政因請有
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且謂人才用舍政
事張弛一切付之廷論而陛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
真精內蘊根本固則蠡斯之慶自集上疑其有所譏諷大
怒下書數百言苛責之命言叅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
所奏內稱有罪可逐天休是但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
勤察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追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優容上益怒切言位列大臣黨護逮希禮
金於詔獄請荒微及言謝罪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
聲御史馮恩嘗有疏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
稱言赦時宰相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多所更易言爲禮
尚書所建白多當上意欲驟貴之其委寄與閣臣埒賜銀
記曰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加少保督建皇史宬加兼太子太傅重書寶訓
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
錫賚御書繡蟒飛魚麒麟玉帶兼金尊珍饌時鮮之類無
虛月爲之釋先成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起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郅中言莫能間也會順天尹劉淑相
與言之狎戚費完不相善坐奸人所中下獄疑言庇其客
而主之因上書許言罪上怒不聽言亦疑韜王之謂淑相
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爲不敬而韜時已轉爲南京禮
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爲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
憲且減繁闊情節當死言亦奸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
巷口上兩不問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上
亦不深責而言氣乃驕皇子生言入對上喜甚手簪花于
帽脣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
李時居首輔而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

事皆以屬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褻視八座嘗從上謁
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及大學士時行帳殿而上
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殿言與二臣合辭請罪上俱弗問
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疏爲屬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勉留之時獻皇帝已崇爲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
小人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獻皇帝廟號稱宗以
配帝惟下禮部議尚書嵩議以功則太宗親則獻帝以配
帝惟上裁而不敢任稱宗上不悅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
胄爭之力極其官於是嵩懼如上命獻帝遂稱唐宗入太
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人李時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本

卒言居首尋以祗薦皇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
夫上柱國少師餘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
言始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十歲言躡貴至師傳先大拜
踰二歲而鼎臣繼之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
善也尋上以章聖皇太皇兩尊顯陵躬行謁視言與弼國
公勛俱從而是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言勛鼎臣
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喜言敬乎敬左
右之得幸上至貴重封上公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
與言爭寵而如上至承天謁陵畢嵩請率群臣賀表上閱

之言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尚得其指乃固請賀上答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第禮樂自上出賀亦可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遊竟日上間有宜諭獨助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益驕恣數侵言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上指會上幸大峪山閱視永陵工言進居守勅遲上怒責言因勅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扎言懼謝罪固請上所賜不吐上愈疑其有所毀損落勳階少師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扎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辭行上怒解遣中官止之後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入朝具疏謝上勉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中怨後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上不悅詰責之乃一其疏中洗改字言皇恐引罪亡何雷震奉先殿召言與大學士鼎臣往視震所不時至上後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上曰朕所數寬言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情成性幾不知懲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効尤耶念其知罪始宥之尚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上俱不聽而訓導罷爲民

御史坐謫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聞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太上勉曰勿負朕心還言所賜銀印及璽書手扎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勳階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璽書褒獎明年以北邊謫再賜璽書褒獎時九廟灾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爲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爲寵慈壽皇太后崩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譏筆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休上怒盡削其勳階散官以尚書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怒乃上備啟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盡忠謀何自愛而欲去朕耶姑不問是時上方治齋醮其爲青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嵩稱旨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官叩首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命而郭勛轉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括克盜歛以數十萬計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勅勳與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勸弗便也內閣撰勅且數月而勳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害勳罷久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勳皆吾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上復曰言疾欲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聖誕後始

敢請耳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即出耳上首領久之而給事御史何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勛故不領勅爲作奸植黨以亂國法助奏辯語多不遜上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德俸而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條上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券獄成疏留中尋復言少傅太子少傅餘如故俾疾愈之任言雖以疾在外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勛指授批根無所不極上猶心念勛疑其中書構也久之言一品滿九年考上遣中使賜金幣實鈔肥瘠上尊盡復其階勛官職勅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嚴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下嵩事之甚謹言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爲禮部尚書言有力焉嵩奉行雖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之會坐失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上所幸方士第謀摘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既數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上上是時已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喉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上益憐之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以乘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翼善冠上不御而御道士服因命尚方倣而雕沈水香爲五冠以賜言及成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致

當上大怒時詔聖章聖太后會前後崩郭勛請改其一官爲皇太子宮言與上意合不許而至是上卒問皇太子官當何建言偶忘之念興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一以居皇太子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尋召戚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昌輕紗帽以至使上見之上果悅因令戚公等三人出獨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兩泣訴言陵陷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頃上遂手勅都察院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勅下獄矣猶復羅織不已與太監高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入內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官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傾入取位以奉所悅戚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其布此論俾中外和之上蓋欲言官論劾言尚疑言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上忽宣言入拜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常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御批令革職閑住時日食既上諭禮部以臣子欺逼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爲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上益怒命部院盡覆核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亡何勛病死刑部獄上以悲問

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鐫皆有差過勛子孫侯爵言久貴
用事家富厚高薨離題廣開曲池之勝勝侍便辟及音聲
入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其始海內縉紳意其且復用
問遺踵接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言居恒邑邑遇元正聖
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漸憐之復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嵩最得上意獨相上徵
聞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勲職秩時嚴
嵩已爲少傅兼太子太師亦加言少師以示並重而言仍
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直行意不復顧嵩嵩心恨之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而自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十四

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贖賄報復賕
海內咸恨之謂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爲快未久言復
恣吏部尚書開淵老臣也不能與恣事言會其部左侍郎
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應得吏
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彈之語連少詹事
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奪淵作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
抵罪淵氣奪不復敢抗都給事中厲汝進劾嵩子世蕃及
王錫爵尚書王臨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嵩嵩辯疏上上
卽爲杖汝進等幾死而免謫之臨斥爲民果坐成言不赦
御史陳其學以鹽法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

擬旨令陳伏皆造言請死有所進彙朝至長跪而解以是
皆與嵩比而謀構言言殊不悟上左右小璫求謁言者言
奴視之其擬嵩嵩必執手延坐款款密持黃金置其袖以
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狀言時已酣
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言詞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
思聽容具藁亦不復檢閱多舊所進者上每擲之地而棄
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未幾河套議起始言由書生以片言合上意驟
貴欲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太祖制文臣非出將
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臣不得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十五

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美
不復托之代言而猶未歎其志曾銳者以御史平遼陽叛
卒顯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敵
共欲策復其地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悅而言之繼妻
蘇有才色言嬖而畏之其父綱頗交通關節恣奸利銳故
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納綱亟爲言稱銳才言益自信
以爲功必可成墜下兵部會廷臣議銳請大司農金錢
以數十萬計調山東河南民家子弟不下十餘萬皆心知
其難不敢決而言息亦小沮會銳薨復請給誓劍得專修
節師以下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套口之申久矣今以征

遂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言懼不敢決請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上指乃上疏及稱敵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役師既無名費復不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弟有所畏耳因引咎乞罷上始報嵩以言私薦魯銑任事之忠不顧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饒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忽先臣臣其奏不過諉臣以自解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情強君有求下部院叅看嵩遂具疏力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不復關同言亦力辯上怒甚罷河套之役遂逮捕銑而部院奏言事爲任意跡強君上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鎮甘肅貪侵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究其罪狀言擬旨令逮捕嚴嵩既得志與崔元陸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聞銑復套議故銑舉而中之又故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邊營損卒役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保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飛使役套以爲功時曾淳以胄子在太學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陸炳極意煇燬崔元行金於諸中官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

因建言言始覩鸞辯謂彼方就逮發銑時上下論不兩日何以知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饒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緩期罪經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選將帥守備不設律斬上不許令吏擬於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銑性果銳有機畧其死不當罪天下冤之尋言主將于車中問銑所坐驚車曰噫吾死矣復具疏辯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茂堅等據銑律以請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上怒切責茂堅等□□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言妻蘇氏發廣西從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子禮部主事克承從孫尚寶司丞朝慶皆奪職爲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七言雖以驕蹇得上惡然亦頗能持爭上嘗諭之欲退處西內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蒼論云臣全數已盡萬死不取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言者陸炳助與不肯戴道士冠時天下方怨助之橫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陸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後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諡文愍予祭塋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如之嫁民間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其親甚類言且得官矣卒病死言竟無後史官曰高位疾顛厚味腊毒寵利之際益其難哉戛言以

更制變體驟結主知此洛陽少年所致恨于絳灌者也既
躡蹠貴近志得意疎抵隙踰瑕日在張弧屢虎中而不振
方以爲君恩可恃而刃已在其頸矣夫愛憎變于前禍如
發矢說在彌子之駕車食桃也使言學道謙讓見微知止
何至與霍輶郭助輩同類而並議之耶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七

鄭曉傳

鄭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祖徙鹽官爲鹽官人
曉少有異質年甫十歲通經傳子史嘉靖元年壬午舉
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高等執政甚愛之曉竟不一謁
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
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兵尚書金猷民爲擢次九邊圖誌
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以議大禮杖闕下乙酉大
同卒殺巡撫都御史當事者詰宥之曉抗疏以爲不可不
報內艱服除補武選又外艱去家居八年會朝廷特詔起
廢時許讚爲吏尚書調曉考功逾年始至至轉郎中遇按
御史有所論劾不當者曉勘得其實反謫御史夏言罷會
有詔考察臺諫嚴嵩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者若
千人癸卯嚴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爲非故事不聽
嵩益怒密疏曉抗上市恩貶判和州而世蕃遂還尚寶丞
曉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歛惡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
幾遷太僕丞丙午遷南考功郎中尋遷南尚寶卿歷南太
僕少卿鴻臚光祿太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
部兼食部御史出撫鳳陽會倭奴入寇江之南北運道爲
梗上下憂之曉至鎮撫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
於通泰襲之於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

山斬首九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之賦四百萬石歸於京師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清渠開湖糧以興水利准以南迄今無水患嚴嵩故御曉僅擬加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又瘵然不勝衣而出撫以武功顯人多以爲不可測三十四年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京吏部尚書未行上以曉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楊漣總督宣大曉兼掌兵部事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漣久鎮北門曉上疏謂楊漣還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而職守之事咸飭所可恃以無恐寧獨宜大爾邪上雅重漣且重曉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子履淳等訟曉受誣事于朝詔從其官程宗卽位賜祭塋贈太子少保謹端簡庵一子爲冑監淳舉嘉靖壬戌進士歷尚寶丞奉以廢官南京都察院照磨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義利之辨咸能剖析微直窺堂與華亭徐階謂其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馬周陸贄抗衡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言奏議文集諸經解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主

曉之直諫多聞施于有政誠不愧尚友矣

呂本傳

呂本字汝立餘姚人生而端穎異凡兒稍長頤而白哲眉目秀朗父嘗携謁謝遷遷一見奇之撫而嘆曰異日名位差勝我屬其子學士不善誨之當是時有鄉紳諸爨者皆名士本與之下上其文遂灼然有聲丕攝本至京師俾贊所業於費宏宏復奇之如遷俾與其子游尋歸就試於浙不利而其父客丕所以疾卒本千里奔扶柩歸除服薦於鄒明年游北雍祭酒魏校慎許可獨稱爲賢登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時大學士李時艱重本以爲公輔罷世宗猝問時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時獨以本對授檢討克經筵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展書官校對列聖文集南京司業缺時翰林以南國子爲外僚多不欲行而皆謂本欲得之時怪問本謝曰非敢欲之唯上命耳遂南時南祭酒歷馬汝驥鄉守益黃佐程文德四五人天下所稱賢者然緩急異用本劑而裹之皆得其平正本所自立條教皆鑿鑿中窾大得士心守南司業可七載滯然安之始遷右春坊右中允掌南翰林院已遷左中允領佐春坊事上心不欲權下移而本試題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其文又最精劉大得上意手以丹鉛標之中外藉藉傳本且大用明年遷南祭酒甫至召領國子祭酒本素以寬平得士心其任兩都國子士爭稱頌之時

嵩獨相久上謀置貳令廷臣群推吏尚書聞嵩南吏尚書

張治吏侍郎徐階南兵尚書韓邦奇禮侍郎歐陽德未及本上得本名意若曰是故能導君者耶持之十日因密採國子諸生稱本若一口於是特簡本與張治而本爲少詹事兼翰林學士疏辭不允當本少時謝遷引自擬而遷之大拜其廷推與李東陽同日亦以少詹事入而年亦相埒人始歸知人於遷時上居西苑齋宮獨嵩直侍機政咸趣之本日入文淵閣默默無所爲則手錄國史之有關於儒閣者凡十餘秩居久之上始召本與治治入直賜金帛酒饌甚備於是稍與機政尋續修明倫大典克總裁明年進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嘉靖庚戌大敵闖入都門內外戒嚴時徐階爲禮尚書而本與之偕嵩召對於永壽宮上顧本與階曰二卿久失相見禮階頓首謝因頗陳戰守之策而嵩請視朝本皆推言之上稱善敵退本上章請收瘞三輔暴骨而賑其生者嚴飭營兵以圖善後悉下所司行之上頗急邊事問本本言日風霾不已此兵象不可不預防而咸寧侯鸞方握兵柄挾上寵橫甚欲併都御史商大節兵大節疑其不軌不可上怒逮下獄欲坐以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律斬本謂大節事方在議非有所調遣也且無失誤不當坐之不納鸞又言敵久

犯請發構餉從軍又不給則民禾固冠食也聽卒自食之便本言業設督餉大臣所至有伏食而後載構於軍過費且古之善將者卒納取人一物卽斬而故縱之食田禾非所敢聞也鸞又議開市於口和本又持不可鸞以是卿之切骨數上密疏詆譏本上不爲動而鸞竟敗本前後所草疏或自上或偕其僚長咸仇直無所依徇而其於裕邸事尤切始上以已酉春立莊敬皇太子既冠出閣亡何薨上疑之而二王生同歲次長在裕王禮臣請冊東宮上以問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早建元良以正國本甲令皇太子年十五則選婚東宮與諸王禮異今二王皆長選婚讀書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其期也宜亟正名如禮臣請上謂不難已酉春事耶本又對已酉春事何足慮天所授之必不以冊累也亡何禮臣復上請婚期迫矣以東宮未定不敢議出府乞暫於官中舉之上謂諸王婚於其府例也何官中爲本又言先年五王婚於府故各位等又當各之國今冊立禮待未行耳於婚府未便且禮不可不別上竟不肯別禮聽以明年三月冠六月出閣講讀九月議選婚本又言婚必當在大內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天子尊而羽翼壯上骨肉唯二王耳而驟遠之顧上寔然處空宮臣等不勝寒心上又不聽二王卽邸隔一垣而居歲時不復召見宿衛單薄人

心洵洵謂上有所適莫各欲自爲地者中允郭希顏上奏請景王之國以安裕王而它辭謬有建帝立儲語上怒甚促置之太辟本從容爲上言希顏狂悖死固當第所云出景王以安儲意大是果爾則東宮可無冊而物情自定覲覲亦息上大感悟卒如其言時劄敵議築外城而燕之士庶財賄南關獨當其大半上欲盡城其四垂本請併力以城南關侯竣事有餘力而更三之報可光祿歲費至三十萬金上疑其有乾沒以問本等具陳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先年費省可十三四萬餘以資匪頒好用之需而令倍之而更不足者豈盡上所用也乃條上獎曰傳取錢糧之費

明書

卷一百三十二

三

曰關支酒食之費曰門禁之費曰磁器之費上乃責寺臣陳狀而令給事御史歲籍以聞本又與同官疏謂入直諸臣有常祿有大官餐錢而又日三飯於費尤甚上爲停二飯時嚴嵩久貴爲上所親禮雖視其僚而子世蕃挾之橫甚所願指諸司亡不披靡巨璫助臣緹騎大帥靡不托姻姪相結納顧以徐階地逼百方批根之階揣揣不自保本起東海孤生亡絲毫爪葛其間不親不疎坦坦行意自若嵩亦無以難也上多祠釐甘泉應制之作咸以稱旨自喜本獨不爲意聽客裁上而巳有所奏對固心而發卽不能盡合亦不至忤人以爲本避每得天盛德所假蓋亦有之